

THE CASE BOOK OF ARSENE LUPIN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，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
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、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
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

亚森·罗平的财富

莫里斯·勒布朗/著

杨波/译

畅销经典
最新全译本
探案权威

安徽美创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亚森·罗苹探索大合集

亚森·罗苹的财富

莫里斯·勒布朗/著

杨波/译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森·罗苹的财富/ (法) 勒布朗 (Leblanc, M.) 著; 杨波译. —
合肥: 安徽美术出版社, 2013. 04

(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)

ISBN 978-7-5398-4224-0

I. ①亚… II. ①勒… ②杨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8719 号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亚森·罗苹的财富

Yasen Luoping deCaifu

著者: 莫里斯·勒布朗 译者: 杨波

出版人: 武忠平

责任印制: 徐海燕

责任编辑: 张李松

封面设计: 袁野

选题策划: 芦军

责任校对: 司开江 陈芳芳

版权设计: 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安徽美术出版社 (<http://www.ahmscbs.com>)

地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
广场 14 层 邮编: 230071

营销部: 0551-63533604 (省内)

0551-63533607 (省外)

印制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16 印张: 10

版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98-4224-0

定价: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社法律顾问: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

| 作者简介 |

莫里斯·勒布朗（1864~1941），法国著名小说家，1864年11月11日出生于法国里昂，一生著有20部长篇小说和50篇以上的短篇小说。就像柯南·道尔造就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一样，勒布朗也塑造了法国最传奇的侦探，同时也是史上最负盛名的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。

1905年，在朋友的邀稿下，勒布朗写下了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，发表后取得了空前成功，这使他声名大噪。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，奠定了勒布朗不朽的文学地位，也使得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成为正义的化身，经久不衰。

1941年，莫里斯·勒布朗卒于佩皮尼昂，享年77岁。其主要作品有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《碧眼姑娘》《空心岩柱》《虎牙》《神秘住宅》《三十口棺材岛》《水晶瓶塞》等，迄今，他的许多作品销量仍高达几百万册，其中的重头作品《空心岩柱》更是销量过亿，许多故事被搬上银幕，受人追捧。



目 录

奥利维拉案件

亚森·罗苹的财富

波尔·希奈尔..... 27

十一人的聚会..... 42

奥图王子..... 63

黑手党..... 74

罗朵夫王子..... 92

黑手党的报复..... 99

睡美人 108

灵兽护主 115

保险柜 129

求救信号 135

婚礼 148



奥利维拉案件



发生在巴黎的这件案子曾经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，舆论也一片哗然，巴黎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它。可是一直以来，它的真相总是不甚明了，让人很难猜得透。直到今天，那些令人惊叹的情形才渐渐清晰起来。

拉蒙·奥利维拉是勒泰酒店的常客，他总是在同一时间去酒店。久而久之，酒店的人就熟悉他了。每当这位有着黑色头发、棕色皮肤、活泼健谈的小个子一到，酒店服务人员就立刻笑脸相迎，对他关照有加。在人们眼中，他是个有钱人，事实上他也很舍得花钱。在酒店里，他很少跳舞，不过很喜欢喝酒，很乐意与酒吧女郎同坐。

他来的时间通常是晚上 11 点左右，总是在爵士乐队附近坐着，先随意吃点儿晚餐，然后就开始点香槟酒，这样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，他才会大声嚷嚷着说着醉话、一步三摇地离开。要是有一辆豪华的戴勒姆在等他的话，那么他在第二天半夜之前就不会再次出现了。

奥利维拉先生是哪里人呢？有人说他是南美人的，还有人说他来自安德烈斯群岛。莉丽和卡特曾费尽心机地问他，可他一直对自己的事避而不谈。一个月之后，她们从他口中得知，他是一个未成年女孩的监护人，那个女孩是个孤儿，名叫英卡纳雄。而他之所以到欧洲来，是为了躲避一件极为危险的事。至于什么事他没有多说，卡特还为这事儿常常嘲笑他疑心过重。



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证明卡特的这种想法错了。那是一天晚上，就在勒泰门前，竟然有一个陌生人刺了奥利维拉一刀，然后很快消失在近旁纵横交错的小巷中。多亏了莫利斯·德·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子爵及时出手相救，他才不至于丧命。幸亏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及时发现凶手的意图，便一下子扑过去，奥利维拉这才躲过了那致命的一刀，只是被划破了风衣。

定下神来的奥利维拉激动万分地对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表示感谢，还邀请他去勒泰同坐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很客气地推让。从此，他们便成为很要好的朋友。

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很有绅士风度，而且很大气。他不像奥利维拉那样每天来勒泰，差不多五六天会来一次，或者隔得时间更长些。他大多是一个人来，偶尔会有个凑热闹的年轻人一起来。后来他突然不来了，人们从《费加罗报》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，这才得知他常常参加一些女爵或男爵的宴会，时而在伦敦，时而在尼斯，时而在不勒斯或维也纳出现。在他的旅行中，经常会遇到很多奇特的经历，当然也少不了动武的时候。人们常常谈论着有关他的奇闻异事，可是一看到他那明亮的透着棕色的双眼，便不敢说话了——那是因为他的单片眼镜使他的眼神看起来更加严厉和冷漠。

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和奥利维拉常约在勒泰见面，他们在一起互诉着各自的往事。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讲得少一些，而奥利维拉却兴致勃勃地大谈他的种植园和他的土著黑人们。他们经常谈到英卡纳雄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慢慢得知，她是个快二十一岁的金发女孩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法语说得很好。她曾是一个未成年女孤，如今由奥利维拉监护，但在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看来，奥利维拉好像很喜欢这个被自己监护的女孩。后来奥利维拉还给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看了英卡纳雄的照片，卡斯特尔对照片上的人大加赞赏，她实在是太迷人了。



不过，奥利维拉虽然有时候话很多，但从来不肯讲自己为什么来巴黎。有一次，卡斯特尔-贝尔纳克向奥利维拉暗示了一件危险的事，这件事好像很严重，因为奥利维拉突然变得沉默起来，看起来心事重重、慌慌张张的。

当天，奥利维拉在勒泰附近再次遭到袭击，当时他正和同伴一起离开，向停在路边的汽车走去。突然枪声响起，接着他的礼帽上便开了花。他再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惊恐，左右张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，棕色的脸有些发白。卡斯特尔-贝尔纳克赶忙扶住他，把他带到戴勒姆车前。

奥利维拉快要倒下去了。

“快到天文台路八号，要快！”

卡斯特尔-贝尔纳克将奥利维拉带回自己的住所，那是一个单身男性的公寓。

“他在哪儿住？”他向司机问道。

“克拉利奇。”

“好，您先回去吧，我明天早上把他送回去。”

为了提神，奥利维拉喝了些没有掺水的威士忌，终于慢慢缓了过来。他还是很害怕，棕色的脸一直是发白的。卡斯特尔-贝尔纳克把他照顾得很好，很为他着想。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在这儿安心住下来，我可以让佣人给你置一张床，反正你那儿也没有人等你回去。”

奥利维拉回绝了，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秘书——鲁道尔夫·邦戈为他担心，他铁了心要回去。卡斯特尔-贝尔纳克只得让自己的佣人安托万把德拉海依车开来，一定要亲自送他回去。奥利维拉感动极了，终于肯跟他的朋友谈起一些事。

奥利维拉说，自己被一个叫“效狼”的组织盯上了，他们总是开



着汽车在没有人的街上快速行驶并袭击他，这伙人为了敲他一笔钱，千方百计地找他麻烦，他这才被迫离开里约热内卢，然后来到欧洲，在巴黎住下，在这儿等着与英卡纳雄见面。还有一个月，就是英卡纳雄二十一岁的生日了，奥利维拉想送她一串珍珠项链作为礼物，于是邀请她来这儿为她庆祝生日。尽管很少有什么事能使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惊讶，可当他得知这串珍珠项链的价钱时，还是非常吃惊。

此时的奥利维拉又变得爱说话了，当他到了克拉利奇时，心情已经好多了。正在等他的鲁道尔夫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奥利维拉执意要好好谢谢在他看来十分亲切友好的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先生。

不难看出，有着灰色眼睛的卡斯特尔要比奥利维拉年龄大一些，不过瘦瘦的他还是活力十足，只见他快步跑到电梯前，安顿好奥利维拉。

“天哪！”回到车上的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心想，“和安托万真有一拼。”

第二天，鲁道尔夫来到了勒泰，他到的时候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刚吃过晚饭。鲁道尔夫走到他身边对他说：

“先生，奥利维拉先生身体有些不舒服，看起来在为某些事感到担心，他想马上见到您。”

“好吧，带我去见他。”

他们坐着戴勒姆车走了。

后来，勒泰酒店的服务员、领班还有卡特都说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离开的时候满脸不安。

不久，就发生了谋杀案，各大报纸很快沸腾了。

那些醒目的大标题让人们记忆犹新：《克拉利奇的秘密》《富豪奥利维拉之死》《诡异的谋杀》等。



报亭旁围满了人，卖报人也忙活起来。《巴黎新闻》当然也写到那天夜里的事：

……就在刚才，克拉利奇引起了骚动。今早8点，有个陌生人给旅馆打电话找奥利维拉先生，他房间却一直都没有人接电话。去通知奥利维拉的服务人员发现他的房门锁着。他叫了几声，听到里面有无力的呻吟声，于是便马上报了警，警察来时看到了可怕的一幕：奄奄一息的奥利维拉先生被人刺伤，流了一地的血。德·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子爵躺在他的身边，头部有一道大伤口，这位知名的俱乐部会员已经昏厥了。而奥利维拉先生的秘书被捆绑着，躺在自己房间的地上，还被塞了嘴。警察没有从他这里问到任何有利于案件侦破的线索。

这是一件相当诡异的案子。秘书鲁道尔夫只是说，他在前一天晚上受奥利维拉的差遣，去这两位朋友经常相聚的勒泰酒店请德·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来。他带卡斯特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半，这两位亲密的朋友开始愉快地交谈。这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在后面的一个小厅里工作，他没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响动。在半夜1点半左右，两人谈话的房间有人按铃叫他，可他刚到那个房间门口，就被一个陌生人打倒在地，接着那个陌生人把他捆了起来，塞了嘴又把他扔回自己房间。他拼命挣脱着，竟挣松了绳子，不过他很快昏了过去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在他印象中，那个袭击者是个身材高大、极为凶猛的人。警察到后不久，奥利维拉就停止了呼吸，德·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还在昏迷，不过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

这个案件由警长加尼玛尔负责，他是个很有名气且受人尊敬的警察。他在回答媒体追问时，只是说这一定是谋财害命。

到了中午，《巴黎新闻》的号外便开始发行，奥利维拉案件快速而出乎意料的发展引得人们议论纷纷。



“亚森·罗苹已被逮捕！他就是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！会是他杀了奥利维拉吗？”

这一消息一经新闻报道，公众们震惊了。

“奥利维拉真是他杀的吗？”这个问题让加尼玛尔十分焦虑。

“行了，我亲爱的加尼玛尔，”预审法官福尔默里先生说，“您确信自己的调查无误吗？奥利维拉在临死前确实三次说着：‘莫利斯……海外……’”

“我确定！这些话医生也听到了。他口中的莫利斯，一定就是莫利斯·德·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。再说，当时的场景是很难复原的。奥利维拉一定是在两人争执时因为自卫才用烛台砸了罗苹，那个铜烛台我们都见到了，就在地毯上。而且还应该有一个同伙，不然是谁按的铃？谁捆的鲁道尔夫？房间是谁搜查的？”

“他们偷到钱了吗？”

“这个也很难弄清楚。奥利维拉卖掉了大部分财产，将在荷兰银行不止六千万法郎的支票也提走了，这些事都还不到一个月。可是现在这些钱下落不明，这间屋子我仔细搜查过，什么都没找到，钱已经没了！”

“罗苹在天文台路上的单身公寓您查了吗？”

“那是肯定的，不过没什么发现。佣人和汽车都不见了，但我们会很快找到的，那么显眼的一辆德拉海依车！”

“可不可以这样设想一下：是跟踪罗苹和奥利维拉的人下的毒手？”

“不过这只是设想。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我越来越觉得这是罗苹的阴谋。死者口中的‘海外’不正是说罗苹领导着一个海外跨国组织吗？还有，难道您不觉得奥利维拉在勒泰附近受到的两次袭击有些蹊跷吗？一次被刀刺破风衣，一次被枪打到帽子，可这两次罗苹都在场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”



“我很赞同你的分析！不过不排除巧合的可能性！”

“但他是罗苹，法官大人。看看这些事实吧：在一次晚宴上，女爵阿斯托尔的项链被偷，罗苹，也就是您口中的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也恰好被邀请参加；在尼斯，卡拉西奥里王子遭人抢劫，当时是谁跟他一起呢？也是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。没错，他就是凶手。”

“他现在情况如何？”

“你说罗苹？事实上没什么。净说些废话，看来他是因为头上的重创而有些头脑不清了。”

“该死！这会影响到案子的进展。他都说什么了？”

“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，一遍一遍地说起一个抽屉、钥匙什么的。还有就是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——英卡纳雄。”

“我们去找他。”

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正躺在一张窄床上打瞌睡，加尼玛尔和预审法官走过来把他吓了一跳，他慌忙用手捂着包扎好的头，瑟瑟发抖。

他看了看加尼玛尔，笑起来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英卡纳雄，你会有很多钱的。”

突然他又一下子站起来，惊恐地看着高处的某个地方，在这个单人监狱里大叫起来：“盗贼，你骗人！是你把它藏起来的。对！钥匙在抽屉里，可是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它是我的！”他像个傻瓜一样笑着，口水都流了出来。

狱警让他睡觉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便开始朝着墙小声地哭泣，肩膀抖动着。

“太不可思议了。”福尔默里先生感叹着。

两个人走出来到了走廊上。

“他若不是罗苹呢？”福尔默里先生接着说。

加尼玛尔惊得脸色发白。



“天哪，不是罗苹！可我确定就是他！嗨！我的预审法官先生，别这么说，请相信这一点！罗苹这个人我知道！虽然我们没有他的指纹信息，也不知道他确切的体貌特征，不过我确信那就是他！我心里有数，他骗不了我！”

为了对外界封锁消息，监狱被严加看守起来，这让新闻界有些不满。案情也毫无进展。很快，《巴黎晚报》上刊载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，毫不客气地讥讽加尼玛尔。讽刺他一直以来对外界隐瞒着亚森·罗苹已疯的情况，说他固执、多疑。如果他同情骗子，公众们知道会做何感想？加尼玛尔会被公众控告的。

茫然失措的加尼玛尔一次次往牢房跑，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依然是一会儿哭、一会儿笑，反复念叨着同样的话。

“别这样啦，罗苹，你听到我在说什么了吗？啊？听清楚了！你头上的伤是奥利维拉打的吗？……没错……就是他……可是你说呀。该死的！你是故意的，假装疯了、傻了！可你骗不了我，小子！”

可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又开始念叨那些话了：“钥匙、抽屉，是我的、我的！”

这件事让加尼玛尔花尽了心思、费尽了口舌，他已经没有气力了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猜测了。可被关押的确实是罗苹啊，不过他随后也疑虑起关押者的身份了。牢里的这个人日渐瘦弱了，脸上的颧骨分明，鼻子也显得更突出了。加尼玛尔曾肯定地说他就是罗苹，而现在呢，这个人完全变了样，眼睛也失去了之前的光彩了。想到这些，加尼玛尔焦急万分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思考了。好在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头上的伤已经完全好了，那接下来该做什么呢？

加尼玛尔平静下来，又一次对克拉利奇进行了彻底搜查。

什么钥匙、抽屉，该死，这应该很容易找到的，可是能找到的钥匙并没有什么特别，所有的抽屉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。加尼玛尔恼火



了。他把奥利维拉的秘书叫了来，而鲁道尔夫正对警局的召唤求之不得，他总觉得有人在监视着自己，这个不幸的人已经不敢出门了，一天到晚都待在房间里，不是看书就是画水彩画。英卡纳雄已经得知她的监护人死了，正乘坐着“里约拉普拉塔号”游船往这里赶，过两天这艘船就会到达波尔多岸边。而本来就心神不安的鲁道尔夫对她的到来更加害怕。这个案子仍然是一个谜团，一直没有那辆德拉海依车的消息，也没有抓到安托万。福尔默里先生也开始有些焦急了。

《巴黎晚报》上又登出一幅极尽讽刺的漫画，画上有只侧着身子的兔子，它的形象与不幸的加尼玛尔极为相似；还有一只露着笑容的乌龟，像极了罗苹。这真是一次致命的打击！福尔默里先生当晚就把加尼玛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两个人的谈话是针锋相对的。

“把他放了。”福尔默里说，“我们并没有他的任何罪证。”

“绝对不行。”加尼玛尔不同意。

最后加尼玛尔想出一个避免争吵的方法，这也许是唯一的方法，但不得不说这是另有企图。

“法官大人，我们去把案发现场复原一下！让鲁道尔夫扮演奥利维拉，给罗苹造出与当晚一样的情景，这样也许会让它恢复正常。”

这个设想是很吸引人的，可是要实施起来是有困难的，可他们没时间再等了！

“就这么办吧！”福尔默里同意了。

这一切都是秘密中进行的。为了避开路人的眼光，他们没有用囚车。当脸色苍白的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走到街边，有一辆戴勒姆车停在那儿，他什么都没说就上了车，加尼玛尔坐在他旁边，六名特警乘坐的长雷诺车就在几米远的地方跟着，他们安全到达了克拉利奇。

天已经黑下来，一个小时后，行动开始了。鲁道尔夫在一个房间的长沙发上躺着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被带了进来。加尼玛尔和福尔



默里在一个隐秘的角落观察着，所有的出口都被特警们守着。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只是惊讶地望着家具。他看起来老了许多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他完全不理睬鲁道尔夫在说些什么，似乎根本就沒听他说。卡斯特尔时不时地双手交叉、又分开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，并没有想伤害谁的举动。接着，他用手去触摸红木制的办公桌。看他这个样子，加尼玛尔开始泄气了。卡斯特尔还在乐此不疲地触摸着，看上去很疲乏，很听话。

“太失败了！”加尼玛尔咬牙切齿地说，同时暗示鲁道尔夫按计划行事。

于是鲁道尔夫站起来抓起一个很有分量的铜烛台，恶狠狠地走向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，像事先计划好的那样袭击卡斯特尔。卡斯特尔也扑过去与对手厮打起来，接到指示的鲁道尔夫倒在地上，但他的摔倒并没有影响到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，他变得更疯狂了，仍挥着拳头，瞪着眼，一遍遍地喊着那些话：“盗贼！你骗人！找到了，抽屉的钥匙，我找到了！”他边喊着边冲到办公桌旁，胡乱地翻找着抽屉，几近疯狂。加尼玛尔和预审法官悄悄走过去，看到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一刻不停地在抽屉、盒子里翻找着，还继续着他的话：“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……”一阵疯狂之后，他总算停下来，失望地叹着气。接着又慌乱地翻看着桌上的信件、发票和卡片之类。他把一张白纸折了四下，又找出一个旧信封装进去，递给了加尼玛尔。

“快把它寄出去。”

很快他又反悔：

“不，还给我。”

加尼玛尔耸了耸肩，又把它还给他。

在地上等得不耐烦的鲁道尔夫小声埋怨着，可加尼玛尔示意他别说话，这时候卡斯特尔向电话机走去。



“快接巴黎残老军人院。”

一旁的加尼玛尔和预审法官仔细听着。

“喂？喂？……全完了……”

挂了电话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大叫：“安托万！”这时候一个特警来到房间门口。

“早餐 9 点开始。”

然后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躺在了长沙发上，闭起了眼睛，只留下加尼玛尔和福尔默里面面相觑。

“他真疯了！”加尼玛尔叹着气说，然后又大喝一声让鲁道尔夫起来离开。现在他十分恼火，差点儿就失控了。

“这样一来，我们怎么办？”法官问他。

“还能怎么办？我会带走他。”

他把沙发上的人扶起来，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倒也听话地跟他到了戴勒姆车前。

这次的实验以失败告终。两辆车又原路返回。

加尼玛尔的心情很糟糕，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来往的车辆、路边的招牌和人群。车子缓缓前行，晃晃悠悠的，如同车上正在打瞌睡的罪犯一样。加尼玛尔开始思考一些事……突然间，一阵爽朗的笑声从他身边响起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天哪，这笑声！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，这嘲笑的声音加尼玛尔再熟悉不过了。卡斯特尔—贝尔纳克把头上薄薄的绷带取下来，毫无疑问，炯炯有神的眼睛、下巴的轮廓，特别是那幽默的神情……

“混蛋！”加尼玛尔十分确定地说，“你果真是亚森·罗苹！”

“没错，亲爱的加尼玛尔。这是我！这个小玩笑让你感觉如何呀？还不错吧，嗯？你抓到罗苹了，还让人二十四小时看着这个可怜的人。后来，你又在一个月晚上把他带出牢房，还放了他，原因只是你加尼玛